

生活感悟

一室灯火送流年

包新宇

守岁这事,说起来热闹,过起来却是一段温吞的寂静。

在我们那里,守岁不叫“守岁”,叫“熬年”。一个“熬”字,便道尽了其中况味。年夜饭后,碗盏撤下去,桌子擦得光光的,摆上几只朱漆的果盒。果盒是年节才请出来的,里头一格是瓜子,一格是焦脆的番薯片,一格是金黄的橘子,还有一格,必定是黑黝黝的柿饼,面上结着一层雪白的糖霜。这些东西,平常日子也有,但唯有此刻摆在这暗红的盒子里,衬着昏黄的灯,才显出十二分的郑重与富足来。

守岁的节目,是没有什么程式的。大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,话头散漫得很,忽而说到某家新娶的媳妇,忽而又扯到明春的农事。父亲有时会站起身,拨一拨炉火,添两块炭。

我们小孩子,起初精神是极健旺

的。口袋里塞满了糖果,手里攥着拆散了的小鞭炮,在桌椅间钻来钻去,追逐笑闹。可渐渐地,那兴奋劲儿就像潮水般退下去了。先是脚底有些发软,接着眼皮也重了起来。我强撑着不肯睡,挨到祖母身边去,将头枕在她盖着毛毯的膝上。她枯瘦的手,便一下没一下地拍着我的背。

“奶奶,为什么要‘熬年’呀?”我含糊地问。

“守着旧岁平平顺顺地过去,守着新岁安安稳稳地来。把‘年’这怪兽熬走了,一年就太平了。”她的声音从上面传来,慢悠悠的。

这自然是老辈人的说法了。可那时听来,却觉得那黑暗里,仿佛真潜藏着什么似的,需要我们这一屋子的灯火和人气,才能将它拒之门外。于是便觉得自己的“强撑不睡”,也添了几分英勇的

责任感。

守到后来,连大人们的话也稀了。母亲开始一点一点地打盹,头轻轻地点着。父亲点起一支烟,烟头的红光在暗里一明一灭,不知过了多久,远远的方向,传来一声清越的钟鸣。父亲蓦地掐灭了烟,站起身,说了声:“时辰到了。”

霎时间,仿佛整个世界都苏醒了。远远近近的爆竹声,一下子密集成震耳的雷鸣,中间夹杂着尖锐的“冲天炮”的呼啸。母亲连忙去下饺子,那是“更岁交子”的寓意。祖母也坐直了身子,脸上焕发出一种光彩,喃喃念道:“好了,好了,熬过去了。”

门开了,父亲去院子里放那挂最大的“千子鞭”。我跟着跑到门口,夜色依旧沉沉,但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,带着一种新生的气息。四下的灯火,在这爆竹的火光映照下,也显得格外温

煦明亮。

饺子端上来了,热气腾腾。大家重新围坐,吃着这新年的第一口食物。屋外,喧闹还在继续;屋里,却是一片安宁的寂静。旧的岁,就在这一片寂静与喧闹的交织里,悄没声儿地溜走了;新的岁,便带着饺子的热气,稳稳地坐在了我们中间。

许多年过去了,我不再需要“熬年”来驱赶什么怪兽。年节的夜晚,灯火更辉煌,节目更喧嚣,手指一动,祝福便能传到千里之外。可我总会在某个瞬间,莫名地怀念起那个炉火昏黄的夜晚。那“守”的,或许本就不是什么“年兽”,而是寻常日子里难得的一份专注与团聚。将一整年的忙碌、牵挂、悲喜,都暂时放下,与最亲的人共守着一段光阴的流逝,看着它从旧迈入新,终于安然地落进岁月的深潭里,漾开一圈静默而圆满的涟漪。

人生百味

腊月窗外年味浓

陈琦

冬日腊月清早,窗户玻璃蒙着一层薄雾,指尖划过,清亮些,便看见窗外横杆上挂着的香肠,每串有五六节。

香肠是一周前灌制的,晴天晾晒的快,肠衣已显紧致,颜色也渐变成紫红。现今灌制香肠特别方便,到菜市场选肉,根据个人喜好,我一般选前夹或后座,再配些五花肉,肥瘦比例约为三七开,这样做出来的香肠香,口感好,肉不柴。绞肉机轰隆隆转动,“吞食”着洗净后的肉块,出来变成了肉条,拌上盐、糖、白酒和香料,再装进绞肉机里,便直接从圆杆形的出口挤进肠衣里。搁前些年,没有机械化,要想灌制香肠,老鼻子费事了!

另一扇窗户外,挂着六条腌制的腊肉,清一色的五花肉。咸肉用细麻绳吊在挂钩上,肉皮收紧,泛着琥珀色,肥肉洁白,瘦肉暗红。腌制时,我先把盐在锅里翻炒,放凉了拌上五香粉。往肉上均匀抹上,使劲搓,肉比较厚实处,一定要多加些盐。然后,码进盆里,压上一块青石。腌制十天左右,即可挂钩晾晒。

淮南这地儿,口味兼具南北和东西。腌制腊货,总有那么一点不南不北、又东又西的独特风味和机灵动。北方腌肉爱放硝,颜色红亮。南边又偏甜;还有做熏肉制品的,拌好料后,熏成深紫色后食用,形成一种地域特色特别浓郁的食物。

小时候我在外婆家生活。刚进腊月,外婆就忙开了。到后来,外婆家

的偏屋房梁上就挂满了腊货,香肠、咸肉、火腿,还有咸鱼、咸鸡、蹄膀、猪蹄等。腌制后只晾,不晒。门窗不关紧,风徐徐穿过屋子,满屋都是腊货特有的香味,从青涩到熟透。

最盼的是腊月二十七,外婆要“笃腊货”了。大铁锅坐在灶台上,大块的咸肉、蹄膀、咸鸡等一同入锅,加水、丢几片生姜和八角,盖上锅盖。炉膛里的火“丝丝”地舔着锅底,不多久,锅里就“咕嘟咕嘟”烧开了,撇去水面上的浮沫,倒一些料酒,香味从锅盖缝里钻出来,飘得满院子都是。我蹲在灶台边,盯着锅盖,外婆说“再等一个钟头……”啊,还要等这么久啊!那行,我就帮着往炉膛里添柴禾。外婆却说,压低火,这会儿不需要猛火攻了……

终于揭开锅盖了,蒸汽裹着香味弥漫开来。咸肉的皮煮得软软的,用筷子一戳就能进去。外婆先切一小块咸肉给我,咸淡正好。肥的部分入口即化,瘦的也不柴;还加持着五香粉的提鲜。那时候我觉得,这就是过年最好的味道。不过,现在,人们不再像我们这么偏爱腊货了,尤其是年轻人,说是咸东西吃多了,不利健康。估计,年前等我烧好腊货,想给儿子切一小溜让他“先尝为快”的感觉,已很难再牵出我小时候的期盼。

腊月的日子,就这么被腌制、晾晒、烹煮的点点香气所填满,年味也跟着浓了起来——原来,过年的盼头,从来都藏在这些烟火气里。

心香一瓣

写给冬天的情书

俞俊

亲爱的冬:

提笔写下这封信的时候,窗外的第一场雪刚刚落下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,只有你的到来,才能让万物真的安静下来,让我能听见落雪的声音,听见炉火的低语,也听见自己心跳的节拍。这封信,酝酿了许久,正如你在春的烂漫、夏的热烈、秋的丰盛中酝酿的肃杀与沉静,终于在今天,我把一整年的心事,都说给你听。

有人畏惧你的寒冷,有人觉得你无情地终结一切生机。但我懂你,你在四季中最为纯粹、最为坦诚。你剥去繁花绿叶,露出树木苍劲枝干,虽然清瘦,却有着令人动容的真实骨感。你大笔一挥,用漫天雪白覆盖一切杂乱,给予这世界最干净、最清澈的画布。

我爱素净的你,爱你在清晨玻璃窗上画下的冰花,那是你一夜未眠写下的谜语;爱你在枯草尖上凝结的白霜,那是你给大地戴上的珍珠。你不需要浓妆艳抹,你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美。

我是多么迷恋你的温度。深冬的午后,我围着厚厚的围巾,走在铺满落叶与积雪的小径上。空气冷得像薄荷糖,吸入肺腑却让人瞬间清醒,让人感知到自己鲜活的存在。正是因为天寒地冻,人与人的距离才会靠得更近,人们渴望牵手、渴望拥抱,在寒风里依偎,在被窝里取暖;正是因为北风呼啸,那手中的一杯热茶才显得如此珍贵,那归家时的一盏灯火才让人心暖心安。你教会了我

珍惜身边微小而确定的幸福。

你是一位睿智的哲学家。你给万物按下了暂停键,让河流停止了奔跑,凝固成镜;让黑熊躲进树洞,沉入梦乡;让种子埋入深土,学会等待。用厚厚的雪被,温柔地覆盖大地,保护着地下的根系不被冻伤,同时默默地滋养着它们。

坐在窗前,静静地看着你把世界变成黑白默片,把这一年的得失、悲喜,像折叠衣服一样,一件件抚平,整齐地收进记忆的柜子里。是你给了我这段静下来的时光,让我得以在忙碌的生活中喘息。你是一位严厉又慈爱的长者,教会我藏锋守拙,待时而动。我珍惜与你共处的每一个清晨和黄昏;珍惜踩在雪地上发出的“咯吱”声,那是你我之间独有的密语;珍惜哈气成雾的瞬间,那是我灵魂的形状。

我并不期待春暖花开太快到来,因为那意味着,我将要与你告别。冬,请你慢些走。让我再多看一眼你那远山如黛的眉眼,让我再多感受一下你那清冽彻骨的气息。

你是四季的终章,也是万物的序曲。你冷若冰霜的外表下,藏着一颗最温柔、最深情的心。

我爱你,不仅因为你的雪,你的风,更因为在你的怀抱里,我找到了那个最安静、最真实的自己。

愿这一冬,安好。

永远爱你的我



雪落寿州城 沈庆功 摄

往事随想

父亲的“年终谈话”

傅中平

除夕夜,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的“年终谈话”似乎成了一个保留节目。只因为过了这一夜又是新的一年了,父亲不允许我们新瓶装老酒,浑浑噩噩地过日子,而是让我们新年要有新气象和新打算。因而这场年终谈话也像大考一样,让我们兄妹几人心中甚为紧张,心中暗自盘算着如何才能通过父亲的考试。

年夜饭吃过之后,离春节联欢晚会开始尚早,便是父亲与我们年终谈话的时间了。父亲端坐在一张藤椅上,神色严肃。他就像喜欢听独奏的齐晋王一样,先要挨个地听我们每个人的陈述——这一年来学习情况、期末考试的成绩、有哪些不足、新一年的打算……这些都是题中之义。我们陈述完毕,父亲还要一一加以评点,对的地方加以肯定,错的地方予以纠正。那时,如果是考试没考好,成绩单上挂了红灯,我们便屏住呼吸,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。不过,严肃归严肃,谈话过后,父亲还是允许我们看春节晚会的。那时,家里已经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,电视机以及春晚对我们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。

现在回头想想,兄妹几人局促地站在父亲跟前的窘样一定甚为滑稽。作为家中的长子,父亲希望我能够在学业上给妹妹弟弟做榜样。事实上,我在学习上并不是很出色,仅仅是在兄妹三人中稍稍好一点罢了。背负着父亲的殷切希望,我不但要充当小先生,

还要起到督促作用。弟弟因为贪玩,就曾被我揪着耳朵,从康乐球桌旁一路拎回家。

我上初中以后,父亲有一次的“年终谈话”令我面红耳赤。手里拿着我递上的成绩报告单,父亲看了半天,极度生气地说:“你这个数学的分数……明摆着是你自己改过的嘛!怎么能够弄虚作假呢?你又是怎么给妹妹弟弟做的榜样?”父亲一眼便识破了我如此拙劣的雕虫小技。我深深地埋下头,羞得无地自容。

教育其实就像打理菜园子,若是一年打理一次显然是不行的,园子必须要日日除草、治虫、浇灌。育人亦是如此,父亲对我们的教育贯穿在日常的点点滴滴里,只不过,“年终谈话”这场集中的“田间管理”,更让我们印象深刻罢了。

少年时,我们不理解父亲,总认为父亲对我们太严厉了,及至我们自己成了父亲,才懂得了父亲藏在厉声里的爱。父爱与母爱从来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,如果母爱是直接的、热烈的,那么父爱就是委婉的、含蓄的。

古人云“子不教,父之过”。儿时,哪怕受到父亲再严厉的教育,我想,待到长大后也终能明白父亲当初“望子成龙”的一片苦心。就如我一样,每每想起父亲的年终谈话,心中便充满了感激、回味和怀念。

冬阳下悦读

徐满元

的寒冷擦拭成一副温暖的模样。屏息静气后,书页上那一行行文字也是透过页码的玻璃,射进我心窗的一道道阳光。此时我才恍然大悟:原来,缕缕阳光与行行文字在心平气和地进行着角色互换。换言之,缕缕阳光是冬天的大著上一行行闪光的优美文字,行行文字是书本的天空上发出的缕缕金色光芒。她们合计着共同送给我一个礼物,礼物的名字就叫温暖——既暖身又暖心的温暖。却之不恭的我,除了笑纳,别无选择。因为我真的不想留下“得了便宜还卖乖”的嫌疑。

于冬阳下悦读,那打开的书本,恰似摊开的太阳能电池板,饥渴婴儿吮吸母乳般,贪婪地汲取每一缕阳光的精髓,最终使书本上的每一枚文字都变成了带电粒子,给我心灵以温暖的我,送来温暖和光明。而我那些五花八门的求知欲,就像纷至沓来的飞蛾,为了想要的谜底,甘愿执着地扇动着翅膀去赴火,致使我心灵的每个角落,都被照亮得不允许任何阴影乘隙而入。

冬日阳光姗姗来迟而又匆匆而去,足音,似乎一再提醒我要惜时,让我无比直观地意识到“一寸光阴一寸金,寸金难买寸光阴”。故一坐到冬日阳光下,我捧起书本就本能地聚精会神起来,好像自己立马成为冬阳底下那个聚焦点,滴滴温暖都成了我冬阳下阅读的动力源泉,而那焦点正是泉眼。有时甚至觉得,自己就是一把竖琴,叫阳光的手指弹奏个不停,不断发出悦耳的乐音。而此时书本上的那一行行文字,全变成了跳跃的五线谱。

冬阳下悦读虽说金神贯注,但一点也不妨碍我放松身心。这样的悦读,常常会为我的诗文写作打开灵感之门——那翻动的书页,像想象的翅膀在扇动,轻而易举地就把冬阳点着的灵感的“星星之火”,扇成“燎原”之势。一首原本“千呼万唤始出来,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诗,一蹴而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;一篇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”的美文,立

马不请自来。这意外的收获,总让冬阳下悦读的我,“喜上加喜”且喜不自禁。

有时感觉冬阳下悦读,就像一条驶入开阔河段的小舟,那迎面撒来的冬阳犹如升起的金灿灿的帆,“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”的感觉填满心间。我快意地双手划动书桨,书中文字都变成了绕帆边飞翔鸣叫的江鸥。而那荡开的涟漪正和我的笑脸一起,绽放成芬芳的花朵。正因如此,在我看来,冬阳下悦读如“春兰秋菊,夏荷冬梅”一样,成了季节性的招牌或标签。

正如人们所言:“美好的东西往往是短暂的。”冬阳下悦读相对于漫漫长冬来说,机会难得——冬日本来就昼短夜长,日照时间有限,而能透进窗户的冬阳就更加少之又少。惟其如此才“物以稀为贵”,值得倍加珍惜。

我不会轻易错过任何一个能够冬阳下悦读的机会,就像我珍惜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一样。

凡人心迹

若有人问我冬日里最大的乐趣是什么,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:冬阳下悦读。

寒冷冬日,手捧心仪的诗文,在阳光慷慨赐予温暖的阳台、卧室或书房窗前,饶有兴趣地读将起来,顿觉太阳成了一棵硕大的树冠,所散发出的缕缕暖阳,都是它茂密的枝桠在无限伸展。而手上那本打开的书,恰似一只飞落其上的鸟儿,每一粒文字都是悦耳的啾啾。待急切地去搜寻“只闻其声,不见其身”的鸟影时,又发现手中那本打开的书,正如一朵绽放的鲜花,书页全变成了花瓣,而那些极尽表情达意之能的文字,散发出来的丝丝花香,“迷魂香”似的叫我“错把寒冬当阳春”。这“美丽的错”带给我十足的幸福感。恍惚中,自己变成了一只采集花粉的蜜蜂,正把酿出香甜蜂蜜的计划一步步实施。

冬天的阳光不像春天那么好强,更不像夏天那样霸道。冬天的阳光丝丝缕缕透过玻璃窗,早已被窗外厚重



夕阳下

傅岱海

摄